



月至中秋饼儿香,不管今夕何夕,氤氲在月圆人更圆里的那些亲情,年年岁岁始终都不会改变……

饼儿香

□刘昌宇

秋意渐浓时,街角的桂花香突然浓烈起来,像谁打翻了蜜罐,甜丝丝地渗进每个毛孔。超市里堆成小山的月饼礼盒,裹着金红包装纸在灯光下晃眼,收银台前排队的购物篮里,总有几个青红丝五仁月饼倔强地探出头来。这些细微的变化像无声的闹钟,提醒人们:中秋节要到了。

记忆里最鲜明的是外婆家那张掉漆的八仙桌。每年中秋前三天,她就会从樟木箱底取出蓝布包裹的制作月饼的模子,枣木雕的玉兔花纹早已被岁月磨得发亮。母亲揉面的声音从厨房传来,面团在案板上发出噗噗的闷响。小孩子踮脚偷吃馅料时,总能撞见外公在院子里磨刀,霍霍的声响伴着桂花落,他要把那棵老桂树最香的枝条剪下来,插在青瓷瓶里。

这些画面如今都蒙着层毛玻璃似的柔光。去年中秋回家,发现八仙桌换成了玻璃转盘,月饼模子被锁在母亲新买的保险柜里。表弟们捧着手机抢红包时,我忽然听见厨房传来熟悉的噗噗声——母亲正用擀面杖压月饼皮,在超市买的馅料堆在灶台边,包装袋上印着低糖二字。月亮升起时,整条巷子都飘着糖炒栗子的焦香。

我们这群孩子最期待的是分月饼的时刻。李婶家的月饼总是切得大小不均,最小的那块准会塞给眼巴巴蹲在旁边的流浪猫。王叔则坚持要把月饼摆成宝塔状,最顶上那块芝麻馅的永远留给他的孙子。月光透过香樟树的缝隙,在那些油纸上投下细碎的光斑,收音机里唱着《嫦娥奔月》,跑调的声音混着茶杯的叮当响。

大人们开始讲旧事。陈伯说他小时候中秋要拜月娘,供桌上除了月饼还要摆菱角、芋头。赵姨突然笑着说起她嫁人那年,婆家送来的嫁妆里竟有二十个月饼。这些故事像老酒似的越喝越醇,月光把每个人的影子拉长又缩短,最后都融进满地桂花的碎影里。

如今的中秋节,超市货架上摆满了冰皮月饼、流心月饼等。可每当撕开那些金箔纸时,我总会想起外婆用报纸包的月饼,油渍透过粗糙的纸面,在掌心留下淡淡的桂花香。

表妹去年从国外寄来一盒巧克力月饼,拆开时全家都笑了——这哪是月饼,分明是高级巧克力。母亲把月饼放进冰箱,说要等中秋节再吃,可中秋节那天,大家都忘了这回事。最后那盒月饼在冰箱里放了三个月,直到和表妹视频通话时才想起,镜头前我们尴尬地笑了笑,谁都没提那已经变质的甜点。

去年中秋,家族群里抢红包抢到半夜,等放下手机才发现月亮早已西沉。那晚的月饼很香,却难以阻挡抢红包的诱惑,大家一边刷手机,一边举着牙签吃月饼,饼香始终萦绕在乡间小院里。月光还是那么亮,幽幽照着围坐分月饼的亲人。那些模子上刻着的玉兔花纹,那些供桌上摆着的菱角芋头,那些藏在月饼里的青红丝,都成了老照片里的风景。

如今,又至中秋,巷子口那棵老桂树花团锦簇,花开得正茂,当香气飘进千家万户时,似在提醒我们:月至中秋饼儿香,不管今夕何夕,氤氲在月圆人更圆里的那些亲情,年年岁岁始终都不会改变……

一生挚爱土地和稻野的父亲,说月亮从稻田升起,那是心底里的话,是富含质朴哲理的话。

月亮从稻田升起

□夏牧

不知不觉中又近中秋节。晚饭后,出门散步。从河边柳道一路向东走,地灯微亮。

走着走着,忽见东方橘黄色的光亮,从一排楼宇的罅隙投射到眼前。迎着光亮往前走,越走越明,越走越亮。此时的月亮,从楼隙的地平线上升起,像一放大版的月饼,圆圆的淡黄色,微微无声地照亮柳树枝叶,照亮河面,唯美意境,如诗如画。

中秋节的晚上,品尝过母亲切分的月饼后,抓起一把菱角,如约与伙伴们乘兴玩耍。此时月亮从东庄树丛升起,圆圆如浑白瓷盘。

月亮从哪升起的?兴奋的三五个伙伴有三五个不同说法,谁也说服不了谁。但既然从东庄树丛升起,月亮就一定藏在树林里。不知谁说声去东边看看,于是,我们沿着庄前的大马路,向东庄走去。

东庄不远,只有几块顶头田的距离。但我们跑到东庄那河边树林,却见月亮爬到树梢上了。懵懂的伙伴,感叹月亮在与我们捉迷藏。

敬拜过月亮后的父亲,依旧是就着板凳搓草绳。母亲,照样在淡淡的煤油灯下拿针纳鞋底,准备过年的新鞋了。没有娱乐活动的乡村人,每到八点多后就打瞌睡。母亲一瞌睡,那针就不经意地往她手指上扎,父亲便说该睡觉了。但想起还在外面疯玩的我们没回来,就站门前,往那大马路上喊。夜静的人声,三里路上都听见。

通达东庄的大马路,就在我家隔田的门前。玩得差不多了的我们,也恰好回来了。父亲笑问我们做什么去了?有人回答说,去东边丛林看月亮。父亲说,你们傻呀,月亮是从树丛升起的吗?那树枝还不把月亮给扯破了?我们说,去时,月亮爬到树梢上了。父亲说,月亮是从稻田升起来的。

这话过去快六十年了,但今天想来再回味,依然觉得有意思。父亲是栽秧割稻的人,视稻为命,自然喜欢稻谷,因此说月亮是从稻田升起的。

斗转星移到一九七四年,已上班的我,第一次在街东边蒋湖庄看首场放映新电影《闪闪的红星》,看完电影恰好八点半,看月亮正从东边稻田升起。那圆啊,圆亮得没有一点缺陷,此时才想起是中秋节到了,因此赶紧往东南方的家里跑。二十分钟后跑回家,瞌睡的父亲母亲居然还没睡,显然是在等儿子回来呢。父亲依然在搓绳,而拿针缝衣的母亲丢下手中针线活,从条台上拿半块月饼笑意盈盈地递来,说是留给我的。此时的弟弟妹妹们因为赶明儿上学,已经睡觉了。父亲母亲等我回来,就是为了让我吃月饼,看我吃月饼时的高兴样子。多少年的岁月里,常常回望那幸福一幕。

中秋月圆是明亮而充盈的,望月怀远天堂的遐思是明亮的。多少年后的父母都已是天堂中人。每到中秋看明月,便想到母亲看我吃月饼时的笑意,便想到我们仰望月亮从东庄树丛升起的趣事,更想到父亲说月亮是从稻田升起的。

一马平川的西乡,我的家乡,远离黄海不见海,月非海上升起来。中秋时节的稻谷已灌浆,几近黄熟。夜幕下的稻田,像雾像烟更像梦。月亮破土而出,稻田便明亮,雾被揭开。一生挚爱土地和稻野的父亲,说月亮从稻田升起,那是心底的话,是富含质朴哲理的话。时至秋风吹鬓发的月下,回味中秋母亲看我吃月饼,回味父亲说月亮是从稻田升起,难掩一腔思念,难忘亲情亲恩。

最是家乡“明月”明,别样中秋别样圆。远方的朋友,我们无论身在何处、走多远的路,一定要常回家看看,故乡的月亮永远都是最圆、最亮、最美的那一轮。

中秋近了

□维伟

中秋近了,月亮一日圆过一日。我们一大家族人早就商量回老家过节,况且今年国庆与中秋不期而遇,可多待几日,想想都觉得踏实、安逸。于是,一个个小家庭从北京、天津、西安等地踏上了归途。

一年多没回乡下了,青瓦灰墙的屋舍古朴敞亮;田野里,庄稼黄一簇、绿一簇、红一簇,怎么看都新鲜。几个孩子像刚出笼的雀鸟嬉闹,像极了多年前的我们,无忧无虑,只喜人间烟火味。

每年中秋,我们家总保持着传统的劳动仪式。今年,照样被爷爷安排得满满当当。打核桃、摘枣子、掰玉米、挖洋芋、刨红薯、收南瓜、割黄豆……一大家子分工协作,共同分享秋收的喜悦。每次参与田里的劳动后,总觉得憋在心里的烦恼与压力烟消云散了,亲人间心与心也贴得更近了、更暖了。

中秋当天,早起先打核桃后摘枣。那棵核桃树,守在我家大门外不远处三十年了。打核桃是个体力活,大伯和父亲两兄弟轮番上阵,仰面使劲挥舞着长竿,枝叶簌簌作响,核桃受不得疼,连着青色的壳坠下来,滚了一地。砸开一颗,剥去淡黄的薄衣,露出鲜白的核桃仁,清爽脆嫩,实在解馋。

房子后面,两树红彤彤的“马牙”枣正闪烁着诱人的光,宛如一串串红玛瑙。大人们手提篮子,叮寻着稠密鲜润的枝条;孩子们则站在凳子上,把枣子装满口袋,填满嘴巴,阵阵枣香,直叫人心旷神怡。

正午的秋阳依旧火辣。田间,热火朝天,一派繁忙景象。看,玉米黄过了腰秆,一个个南瓜赛过大肚佛;洋芋、红薯一窝窝顶破了薄膜,露出半个胖嘟嘟的脸蛋;豆荚饱满,萝卜、白菜鲜嫩……而我们,也终于和这片熟悉的土地打成一片,挽着袖子忙得不亦乐乎,整个村庄都洋溢着收获的味道。

厨房里,几个婶子和姑姑正忙着做月饼、蒸枣干粮、包核桃仁三鲜馅饺子……油炸煎炒、红烧炖煮,都是各自的家常拿手菜。炊烟袅袅,香甜盈院,馋嘴的侄子在门口张望了多次。

夜幕一点点垂下,月亮爬上了屋檐。瓦脊上的烟囱,今夜再不必把思念一缕缕吐向远方。

终于,一轮皓月高悬,清辉泻地。我们虔诚地把月饼、西瓜、枣干粮、苹果、石榴、红枣等食品摆满供桌。先祭月亮,后拜祖先,祈愿年岁朝暮五谷丰登,花好月圆人间长久。

月明风清,一家人围坐,灯火生暖。一桌子心心念念的舌尖美味,一轮年年岁岁的故乡圆月。就这样,一家人在月光里谈天地、拉家常,热热闹闹的。

饭余,我们喝着茶。爷爷把几个曾孙、曾孙女揽进自己怀里亲了又亲,讲着我们儿时未曾听够的嫦娥玉兔、吴刚伐桂的神话故事,只是少了奶奶的身影。月满人间,当头明月啊,愈发硕大清澈,轻轻柔柔地洒下了一大片温情。

“天上一轮明月圆,古今无处不中秋。”我知道,几日后我们返程时,爷爷准会将院中这些厚重的秋光又一次塞满我们的后备箱和行囊。我更加晓,这是他对我们的另一种守护和情感的寄托,也牢牢拴住了我们的乡愁。

最是家乡“明月”明,别样中秋别样圆。远方的朋友,我们无论身在何处、走多远的路,一定要常回家看看,故乡的月亮永远都是最圆、最亮、最美的那一轮。

